

最富实力 最具影响 最有人气

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书系

梁鸿鹰
主
编



叶弥
著

桃花渡

不做文字的奴隶，不做思想的奴隶。
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文字。

桃花渡

香炉山

拈花桥

到客船

花码头一夜风雪

草上的竹篾

明月寺

晚风轻拂落霞湖

黑夜黑夜跑起来

崔记火车

向一棵桃树致敬

沾露花粉

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头鹰

霓裳

月亮泉



中国言实出版社

—梁鸿鹰

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书系

叶 弥 著

桃花渡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渡 / 叶弥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1

(女作家书系 / 梁鸿鹰主编)

ISBN 978-7-5171-0345-5

I. ①桃… II. ①叶…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0142 号

责任编辑: 肖 彭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电 话: 64966714 (发行部) 51147960 (邮 购)

64924853 (总编室) 68581997 (编辑部)

网 址: 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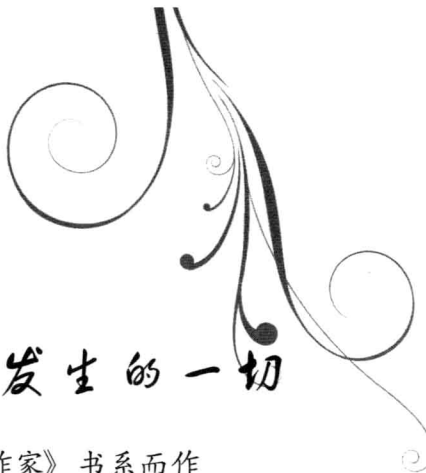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7.25 印张

字 数 172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ISBN 978-7-5171-0345-5



女歌者或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

——为《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书系而作

梁鸿鹰

写下这个谈论小说的题目，心里有些打鼓，首先是“女歌者”，然后又是“世界”云云，难道男作家不是“歌者”？难道男作家不面对“世界”？但我也想问，面对每天都在被制造的喧闹、浮躁与庞杂，哪些说法对哪些人会真正具有合理性呢？还有——什么合理，什么不合理，难道会是有一定之规的吗？而且，文学或者小说如果都在一定之规里面，那还能称之为文学或小说吗？其实，文学经常面对的恰恰是一些不确定、不肯定的经验，作家提供细节、动机、苗头，一步步地构建着自足的审美世界，往往是在含混中与读者共同探寻意义、发现价值、暗示前景的。魏微、乔叶、金仁顺、戴来、叶弥、滕肖澜、付秀莹、阿袁，八位作家是当前女作家行列中的佼佼者，创作活跃、备受瞩目，中短篇小说向来人缘极好，她们善于用自己极富感性与智性的笔触，描摹出现代社会中男男女女躁动不安的心态，勾勒出这些人在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里的奔忙、辛劳，让读者一窥世间那些万番流转、林林总总、千折百回的真面目。作家们还特别善于透过主人公光鲜的外表，把他们的情感焦虑、内心挣扎、行为异动揭发出来，

提醒人们提防、拒斥生活中那些磨损人心的负能量，安顿好自己的心灵，亲手全力以赴地迎接更加多彩美好的未来。

因为，这未来正是从当今延展而来的，由这世上万端细枝末节的真面目造就，大多情况下隐在了平常人的日子里，只不过我们没有长上一双灵异的慧眼——像眼前这八位无比敏感而聪慧的女作家或女歌者们那样，能够细致入微地、一层层地把真相亮出来。在魏微看来，日子表面上看一家与一家大同小异，内里却是没法比的，家底儿、德行、运气统统都要裹进来搅局，然而“更多的人家是没有背景的，他们平白地、单薄地生活在那儿，从来就在那儿。对于从前，他们没有记忆，也不愿意记忆。从时间的过道里一步步地走出来，过道的两旁都是些斑驳脱落的墙壁，墙角有一双破鞋，一辆自行车，过冬用的大白菜；从这阴冷的、长而窄的隧道里走出来的人，一般是不愿意回头看的。”（《薛家巷》），这薛家巷已然成为一个世道人心的凄冷演兵场，你在上面不管有多凛然，不管如何深文周纳，也迟早要露出大大小小的破绽来，烟火气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烟火气处必有精彩或倒霉的人生，无非是饮食男女、蜚短流长、聚散无定。比方说在职场，在商场，一边是金融、实业、期货、投资，一边是男男女女、你来我往，听他们口头上说是渴望平静的，是要心如止水，但一落实到行动上就偏偏是不肯安分的了。他们不知是被欲望还是被生活之流推着、牵引着，一步步走向自己未曾预料到的结局。滕肖澜在《倾国倾城》里写的那个叫庞鹰的女孩子，不知不觉地“与人家苏园园”的老公佟承志搭上了。有天晚上，她“脑子里乱糟糟的，像缠成一团的毛线，总也找不到头。一会儿，好不容易理齐了，倏忽一下，变戏法似

的，又整个的没了，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更叫人彷徨了。”而且，她到底还是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生活中的那些吊诡的东西，犹如她的“老前辈”崔海的告诫——“每个字都是双刃刀，两边都擦得雪亮，碰一碰便要受伤。不是这边受伤，便是那边受伤。血会顺着刀刃流下来，一滴一滴，还没觉出痛来，已是奄奄一息了。”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她决绝地体验着、领悟着，不肯抽身而去。这便是一种新的人生样态吧。

当然这种样态在金仁顺的笔下更多的是情爱，是男男女女之间的瓜葛或者纠葛，她有篇作品写了一般人都不怎么敢涉笔的医生，写在医生之间发生过的情爱关系的逆转。其中有两个人这样议论男人和女人，“他们这些做医生的男人，从来不会觉得女人是玫瑰，女人对他们而言是具体的、真实的，里里外外都清晰无比。只有黎亚非老公那种职业的男人，才会觉得女人是玫瑰，是诗，结果呢，我们这些当医生的，能救女人的命却不一定能得到她们的心，或者说爱，而黎亚非老公这类男人，却能要了女人的命。”（《彼此》）你不得不佩服作家看得深。作品中的男人与女人，始终是在寻找着彼此。他们得到了彼此却又忙着远离彼此，最终实实在在地失去了彼此。这便是生活的变数造成的，更是心灵的变数所致。

不过，生活的变数或者世界的变数，无论城乡，恐怕都会有相似、有相异的吧。但乡村给人的感觉到底是不一样的，在付秀莹笔下，乡村散发的气息不单有十足的底气与野性，在细腻具体方面往往超过我们的认知。因为，即使世界再变化，我想总有一些东西是要影响人的舌尖、心头或者眼底的啊。比方乡下的时间感，乡下的色彩与声响——“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秋天的乡

村，到处都流荡着一股醉人的气息。庄稼成熟了，一片，又一片，红的是高粱，黄的是玉米、谷子，白的是棉花。这些缤纷的色彩，在大平原上尽情地铺展，一直铺到遥远的天边。还有花生、红薯，它们藏在泥土深处，蓄了一季的心思，早已经膨胀了身子，有些等不及了。”（《爱情到处流传》）就在这样如诗如画的背景下，在人们的意识之外，那些有关爱情的故事慢慢地、永久地流传着，不管我们是否记得、写得下来，一切似乎都难以阻挡。

不过，世上的一切终究又都是可以细究与质疑的——只要关乎人的心灵，关乎人的情感，文学生长的空间就是这样构建、生长起来的，用以丰富人们的感觉与感官。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觉，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可能也仅次于生命了，但现代都市里的我们给它什么样的机会呢？我们应该给它什么样的机会呢？戴来有篇小说叫《我看到了什么》，很让人有所触动。是啊，人虽说贵为宇宙之灵长，似乎一切都可以在人的掌控之中了，但是，似乎一切又都从人的眼前溜走了。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死心塌地做俗世的“甲乙丙丁”，如果我们按照生活规定的步子“一、二、一”地走下去，每个人大概都不会为自己的内心收获更多的。幸好，那些天才而敏感的歌者们，用自己的文字，不倦地为我们留存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踪迹，不是这样吗？

为追溯、探访这些踪迹，还是让大家再次回到自然、回到乡间吧。自然无疑是我们心中最辽远、最开阔的存在了，这里生长与发育的一切都没有受到惯常的约束，任何踪迹都是天然伸展的。不过，我还是惊叹于叶弥的感官对大自然、乡间所有美好的精准捕捉，而且，她生发于内心的情愫是那样的纯粹——“农历

九月中旬，稻田收了，黄豆收了。每当看见空空的稻田和豆田，我的心中会涌起无比的感动，人类的努力，在这时候呈现出和谐、本分的美。种植和收割的过程，与太阳、月亮、风息息相关，细腻而美妙，充满着真正的时尚元素。”（《拈花桥》）当然，她向来毫不吝啬自己对生长于自然之中的鱼虫花草、猫狗鸡犬的赞美，她在《香炉山》里写“我”在乡间的道路边上掩埋蝴蝶翅膀，在《桃花渡》里写在蓝湖边葬掉一岁大的猫咪“小玫瑰”。她写着这一切，是为了哀悼什么吗？“城市的光和影极尽奢华，到处是人类文明的痕迹。我出生在城市，在城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八年，从来不知道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在今晚，我突然明白，城市里的文明和奢华，原来是为了消除人心的孤独。”在这个世界上，人原来是如此的孤独啊。在这里，我想起110年前德国诗人里尔克吟诵过的：“说不定，我穿过沉重的大山/走进坚硬的矿脉，像矿苗一样孤独/我走得如此之深，深得看不见末端/看不见远方：一切近在眼前/一切近物都是石头”（《关于贫穷与死亡》），叶弥发现的孤独居然需要城市的喧嚣给予支撑，与里尔克的想法如此相通。

其实最需要支撑的当然还是人的内心，乔叶的《妊娠纹》写了想偷一次情的女人的矛盾心理，她事到临头，性的冲动生生被自己的妊娠纹给制止了，这便是心里没有底、没有支撑吧。再比如惯于写高校众生相的阿袁，同样发现了现代人心里发虚与飘忽的状态，她在《汤梨的革命》里以“围城”式的笔调写道：“三十六岁对女人而言，按说是从良的年龄，是想被招安的年龄。莫说本来就是良家妇女，即便是青楼里的那些花花草草，到这年龄，也要收心了，将从前的荒唐岁月一古脑儿地藏到套子里去，

金盆洗手之后，开始过正经的日子。这是女人的世故，也是女人的无奈。所以陈青说，女人到这个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陈青三十九，是哲学系最年轻的女教授，也是哲学系资格最老的离婚单身女人。这使她的性格呈现出绝对的矛盾性，也使她的道德呈现出绝对的矛盾性。”因发虚所以就矛盾、就纠结，这同样是这个现实世界投射给人们心理的种种不正常情状之一，女作家们记录下来这一切，是惋叹，更是歌吟。

是为序。

2013年12月8日北京德外

(作者为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



目 录

女歌者或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

——为《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书系而作 …… 梁鸿鹰 1

桃花渡 /1

香炉山 /15

拈花桥 /31

到客船 /50

花码头一夜风雪 /65

草上的竹筷 /77

明月寺 /90

晚风轻拂落霞湖 /103

黑夜黑夜跑起来 /117

崔记火车 /135

向一棵桃树致敬 /137

沾露花粉 /150

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头鹰 /160

霓裳 /178

月亮泉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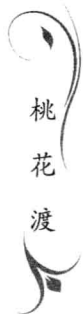
你的世界之外 /209

桃花渡

我从市中心搬到白菊湾的花码头镇，两个月后，一岁大的猫咪小玫瑰得了传染性胸膜炎死了。半年前，一个冬天的夜里，它在垃圾桶边奄奄一息，三个残忍的孩子正朝它身上浇冷水，我就把它带回家了。

近来天气已热，一天晒下来土地就会裂开大大小小许多口。所以我得尽快把它安葬。我抱它进屋，给它裹上它生病治疗时用的棉布，再盖上我的一件睡裙。带上铁铲，正准备到蓝湖边去埋葬它的时候，风来了，然后雨来了。我被堵在家中无法出门。这场风雨停留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五点半，我再次抱起小玫瑰出门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改变不少。首先我的黄瓜架子坍塌了，支撑番茄的短竹棍全都歪向了一边。院子里，我苦心经营的“茄林”被狂风暴雨摧残得一地紫色茄花，一只又一只的小青蛙从“茄林”里蹦跶出来，湿漉漉的小身体闪烁着水光。

我抱着小玫瑰向西边走。很快到了湖边的桃



花渡口。这是一座几乎被人废弃不用的老渡口，渡口边长着几棵古老的桃树。在它不远的地方，开发了一个供旅游用的新渡口，载着游客的游艇来来往往。

暴风雨过后的湖不再是淡蓝的，呈现出纯正的烟灰色。它波涛起伏，如滚滚浓烟连绵不尽，气势惊人，也美得惊人，不像是人间的东西。

我在一棵老桃树下挖了一个坑，把小玫瑰放了进去。小玫瑰是一只漂亮娇艳的小公猫，它友善而不阿谀，敏感但克制。它的坚强富有层次，在它身上我看到了比人更多的优秀品质。这个世界的人不能被真心爱恋，因为人的心太复杂。但是你尽管放心去迷恋动物或者植树。我爱动物和植物。

埋葬了小玫瑰，我退回大路，坐在高高的路沿上欣赏暴风雨后的蓝湖。刚坐下就走拢来一位船娘，一脸认真地走过来问我刚才埋的是什么，我告诉她，是一只死去的小猫。她抿着嘴，黑色多皱的脸生动地现出微笑，她说，只有城里人才会做这种奇怪的事，一只死猫，包着漂亮的布，埋在桃树底下。她一双埋在皱纹里的眼睛颇有见地地瞅我一眼，补充道，你一看就是一个城里人。

坦率得像孩子的船娘并没有给我带来不快，相反，她的真诚让我感到有趣。

波涛滚滚的蓝湖正在渐渐安静，它灰色的水面眼看着就要变成蓝色。这种变化让我想起种黄瓜，当第一只黄瓜从花蒂下面伸出来时，我坐在差不多手指头一样长的黄瓜边上，坐了三个小时。我看不到黄瓜生长时的动态，但是三个小时中它确实又长了有半根手指那么长。真是令人喜悦和惊奇。我的身后是整片的秧田，翠绿的整齐的秧田里，两只长腿大白鹭悠然地寻找食物，又像在水田里照自己和影子。须臾一飞冲天，也是令人惊奇和喜悦的。

在我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就黄昏了。湖边的黄昏与我习惯中的城里的黄昏大不一样。这是一个清亮的青黄色黄昏，天地之间聚集着浓重的黄光，这种不同寻常的黄光来自于四面八方，来自于土地，土地上生长的草和树木；来自于天空中停留的云；还来自于土地和云之间的空间。它们有着黄铜一样细致而温柔的质地，也象黄铜一样沉重和波澜不惊。

我刚经历了爱猫的死亡，现在又置身于这样美妙的天色中，心中又是喜欢又是悲伤。这时候湖中间的小岛上摇来一只小木船，我看见船头上影影绰绰地坐着一个人。

我就爱上了这个坐在船头的人。

我是一个享乐主义者。风，花，雪，月；雨声，读书声，诵经声；一杯喜欢的酒，一道精美的小菜，一支不俗的香水；一个暧昧的眼神，一个漂亮的手势，一句动人的话，一份笑容……都能让我享受到此中的快乐。而世上所有让我喜欢的事物中，最爱的是爱情。

但这是以前的事——很多年以前的事。我已有多少年感受不到爱情给我带来的愉悦了。我现在只喜欢动物和植物，只有它们才让我永久地感动。

我坐在路沿上，看着湖里的那只船摇近，我看见那个坐在船头的人是一个僧人，穿一件肩膀上打着深色补丁的旧僧衣。湖中间的岛是清云岛，岛上有一座清云寺，为明朝一位禅宗大师所建。这么晚了，这位僧人出岛是有原因的。也许是到岸上的寺院里去参加延生大会，也许是到刚有人逝去的人家去念往生咒……也许以上的理由都是一个空相，真实的原因是佛指引着他，去拯救一个坐在路沿上的情感已经麻木的女人。

僧人跳下船。

我的目光随着他移动。这么热的天，他规规矩矩地垂着袖子。我见过许多僧，天一热就把袖子挽上去露出胳膊。他看来是

一个严谨律己的人。他走过我埋小玫瑰的树下，停下脚，非常专注地看着松动的泥土。我坐在他经过的路边，他没有发现我的目光。一辆公交车驶过来，他上了车。

我回家了，我的心中荡漾着淡淡的愉悦之感，因为我又会爱人了。当每当中产生爱情的时候，我会爱所有的一切。

我做了一个凉拌黄瓜和西红柿炒鸡蛋。吃完了晚饭，月色十分明亮，我想去看月光下的蓝湖，信步就走去了。刚走到一半的路，手机响了，原来是城里的女友唐莉来的电话，她问我现在有没有兴趣相看一位英俊的男士。我马上就答应了她。唐莉说，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答应了，我原来以为你会出家做尼姑的。这下好了，你又回到尘世里来了。可爱的尘世啊！唐莉还这么说，语气真诚。我好像看到了她聪明活泼的样子。

我开车进城。找到唐莉要我去的“好”茶馆，按照唐莉的描述，我很快找到那位与我见面的男士。这位男士四十岁不到的样子，剃着很精神的平头，天这么热，他端端正正地穿着一身白西装，一看就是个可靠的律己的人。我刚坐下不久，他就对我说姓崔，他五岁前姓刘，因为父母离婚就改姓了母亲的崔姓。他的母亲后来没有姓了，而是叫云惠——她出家了。人家都叫她云惠师傅。

崔先生刚见面就这么详细地解说自己的姓名，可见他对我是感兴趣的。过了一会儿他出去了几分钟，回来时手放在背后，到我面前才把手放到面前来，原来他是出去买花了。三支向日葵花。他说他知道我喜欢乡村，他也向往这种田园生活。他说着这些话，脸孔上放着光辉，丝绸一样的光辉。光辉的底子是真诚的羞涩，淡红的羞涩，我许久没见着了。

我今天真的兴趣很高。我希望与英俊有礼的崔先生好好地谈情说爱。于是我们就选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话题来说，关于乡村。我在乡下住了快一个月了，每天都有非常新鲜的感受。譬

如：怎样垒山芋土，怎样搭黄瓜和丝瓜的架子，选番茄苗时要多长的“肉芽”才好？什么时候拔草，什么时候除虫。田里有许多小动物和小昆虫，尖嘴田鼠，黄鼠狼，青蛙和癞蛤蟆，各种颜色的蜘蛛中，数那种通体碧绿的透明蜘蛛最好看。各种颜色的蝴蝶里，还是大黄的引人注目。……田地的上空，回荡着各种鸟类的叫声，山鸟和水鸟，最让人喜欢的是白鹭。

……再说露珠。湖边的露珠与城里的露珠是不一样的，现在这时候，城里的露珠一出太阳很快就蒸发了，而湖边的露珠到了十一点钟还在。但是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早晨六点的露珠与十一点钟的露珠在大小和透明度上是不一样的。

……白菊湾、桃花渡。菊花是死亡或不朽，桃花是短暂和忧伤……

花码头镇里有一条从东到西的花码头河，河两岸的房屋鳞次栉比，屋前的大青石板油光锃亮，河里船来船往，穿行在俗世的烟火里。

我住在花码头镇子的后面，夜里听得见镇子里的喧嚷，也听得见蓝湖的波涛声。

以上这些，崔先生听得津津有味。

崔先生也回忆起他的童年，最后他说，他人生中美丽的片断竟然都在童年。然后他庄重地说，人生中这些美丽的片断与任何人都可以说的，只是有一种伤心事只能说与自己听。

我同意他的观点。

忽然就没有话了。

我打起精神还想对他说些什么。我感到他也想这样做。如果我们能成功地这样做的话，关系就不同寻常了。但是坐在那里，感觉到身体在一点一点地疏远，感觉到大家的心都在无奈地叹气。力不从心的，心还想留在这里，身体脱离了心的控制远离了对方。我明白了，我们只有过去而没有未来，我们只有过去可以

互相分享。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笑了起来。崔先生说，这是他数以百计的约会中最好的一次。说真的，这也是我想说的话。

我们两个人是在三楼临窗而坐。高大的梧桐树叶一直遮蔽到我们眼前。从上面望下去，城市的光和影极尽奢华，到处是人类文明的痕迹。我出生在城市，在城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八年，从来不知道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在今晚，我突然明白，城市里的文明和奢华，原来是为了消除人心的孤独。

但城市并没有消除我的孤独。而现在，崔先生，我刚找到了你，转眼之间又失去了你。

崔先生站起来去卫生间。内心的孤独使我一时冲动，我也站起来，尾随着他。当他出来时，我伸手拦住了他。崔先生当然懂我的意思，他轻轻拉住我的手，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我本来想建议他去我的住所共度一宿，但是就在他轻挽我手的时候，我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手掌上正常的温度让我知道，他对我的感情是在衣服以外的。我对他说，谢谢他，他是我约会中见过的最好的男人。

出了茶馆，我们一个要朝西边去，一个要朝东边走。我们握手告别，崔先生说，他见了我，他的生活才圆满了。我当然不信这句话，但我相信，我们以后相见，定是绝好的朋友。

我回到家时是十二点过后了。我把崔先生送我的三支向日葵插在长颈花瓶里，放在我的书桌上。手机显示我的电脑里来了三封信。我打开电脑，两封是我的学生发来的，一位是女学生，她很实际地解剖了自己下学期上大学二年级时将会产生一些物质上的“困惑”，而她的农民家庭无法给她解除这种“困惑”。因此，她现在就得找一个“赞助人”，店老板也行，包工头也行……另一位是男学生，他抱怨现在的女孩子外表单纯，内里复杂而物质。他说他心中的完美女性是我。第三封信是一件误发的信件。